



## 多伦多诉江大游行震撼各界民众

【明慧网】从二零一五年五月底到十月十日,明慧网已收到总数超过18万8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、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。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,实际数字不止于此。法轮功学员诉江,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,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,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。社会各界纷纷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。

十月十日中午,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第二次诉江大游行,游行分天国乐团、“法办江泽民”、“法轮大法好”,“停止迫害”和“声援两亿人退党”等方阵,队伍从市中心 Clarence 公园出发,途径中区唐人街,市政府广场,经过市中心最繁忙的几个大的十字路口,历时近

两小时,所到之处引起民众的关注。很多民众表示支持,并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名。

来自大陆的叶先生一家刚到多伦多四天。叶先生说这次出来,就是想看看民主国家到底是什么样。他看到法轮功可以在国外自由游行,很感慨。“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看到,也绝对不被允许的。可能游行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抓进牢房了。”他说:“这次来到海外,最令我震撼的是,原来海外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!有希望。”

叶先生说:“共产党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。你跟它讲道理没有用,它不理你。”叶先生说,“我在那里土生土长,我很清楚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事。”他说:“现在中国大陆整个社会不是‘道德下滑’,而是‘道德沦丧’。这一切都是江泽民、共产

党干的。”

他说:“江泽民定性法轮功是绝对不对的。一个集团或群体邪不邪不是由一个人来定性的,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民众。”

他继续说:“法轮功好不好应该由民众来评说,而不是由政府来定性。法轮功没有做过任何危害民众的事,就这样被打压、迫害,这是什么党?什么政府?”

Noor Neer 先生和 Zainu Valiya 先生来自印度,他们分别是护士和软件工程师。两人一致认为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对的。Noor Neer 先生说:“这个游行非常好看!我知道中国没有信仰自由,这些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信仰自由,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应该被送上审判台!”◇

## 起诉江泽民请愿书 德国民众排队签名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,德国巴登州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名城弗莱堡繁华的市中心,举办了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征签活动。征签台前挤满了人等着签名,活动从上午十点开始,到下午六点结束时,征签台前始终有人在签名。

一位德国老先生,在征签台前站了许久。他说,我经历过二战纳粹迫害犹太人。现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,比那时候还厉害。活摘器官贩卖?!纳粹都没干出来。他拿了不少真相资料,签了名,非常真诚地对法轮功学员说:“做下去,都支持你们,会成功的!”◇



# 贵州大学女教师北京上访遭残忍折磨

【明慧网】贵州大学五十七岁的女教师赵跃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严重的胃痛不治而愈，并处处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要求自己，在教学中尽职尽责，在生活上乐于助人。身心的升华，促使她要去北京上访，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。然而在北京她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残忍折磨。

下面是赵跃女士在控告江泽民诉状中陈述的上访遭残忍折磨事实：

二零零零年元月下旬，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买票后准备登城楼，在过安检通道时，问我是否是法轮功学员？（每个排队准备上城楼的人都会被这样问）我回答：“是”。立即不准我上天安门城楼，值班公安让我出队，并押我上车，转到拐角一僻静处，换我上一辆大巴车。当大巴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，公安就把车上的窗帘拉上。一会儿功夫，大巴车就停在天安门公安分局门口。一进里面就是一顿暴打扇耳光，我看不见自己被扇后是什么样，但我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被扇耳光后，她白皙的脸庞立即红肿。然后就是搜身、翻包。

天安公安分局不是我进京的地方，所以我不回答警察的问话：“你是哪个省来的”？我买票登天安门城楼是合法行为（登城楼卖票的，我相信也不是非法机构所为），仅仅因为我不欺骗安检警察的问话，有一个自我承认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，就把我绑架到公安局里，没有原因说明，就暴打一顿，太没有道理啊。

警察见我不说话，拿出手铐对付我的沉默。他把我的双手一上一下拉到后背，斜方向铐在后背上（俗称苏秦背剑，也有称：大背铐），这种铐法，因为反背在下方的手，没有支撑着力点，就会有一个自然向下滑的拉力，这时手铐就会拉着上手，越拉越紧，铐齿就往肉里钻。所以给我上铐的警察说：不出五分钟你就得说话。你求我，我还不给你下铐呐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半个小时过去了。

警察见达不到目的，就拿棍棒打手铐，打头，打背、打双臂、双腿，挥棒乱舞，一口气连续棒打十几下、几十下不等。警察打累了，就到隔壁

房间去休息。然后又来棒打一串。周而复始，那个拖把棍儿还打折了一根。

大约四个小时过去了，警察见还达不到目的，就给我下“双铐”。因为还是这种背铐，我看不见自己的后背，所以不知双铐是怎么个双铐法，其疼痛程度与先前的单铐，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，万剑穿心不是夸大之词。虽然疼痛使我全身战栗，但我得忍着，依然如前那样忍着不动。警察见我还是沉默，拿起桌上一根用过的电棒，扒下我的棉裤，就往臀部电击。电打完了，气急败坏到隔壁房间拿一根新的三万伏电棒（从警察的对话中知道）继续电击，还不解气，又换一根新的电棒击打。

当时我的五脏六腑是撕裂般的痛，同时我的额前清晰现出一个荧光屏“真善忍”，之前是忽隐忽现看到或听到“心怀真善忍”、“真善忍”，但没有此时这么清晰。电击完后，带字的屏幕才慢慢隐去……过了许久，我腿一软，倒地了……警察拿一个重物（面积比较大）压在我背上，出了门。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。

等我醒过来时，从走廊传过来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夜很深了……许久，一个警察开门，走到我跟前，手在我鼻子前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给我下了手铐，让我收拾他们翻查散乱在办公桌上的我的东西，我心里明白，但手脚失去知觉，机械的、胡乱的把我的东西装进挎包里，一步一挪走出这间我受过刑的办公室，进了另一间临时搭建的拘禁房间里。那里还有几个我白天看到过的大法弟子，我请他们扶着我的双手（当时我双手麻木，完全失去了知觉），做了几遍“贯通两极法”，我的双手恢复了一些知觉，右手可以举高到耳边。值班警察看见我炼功，大声呵斥，另一警察准备冲进铁栏杆门制止。我站着看了他许久，然后跟他要开水喝，他一下愣住了，过了许久，他才缓过神来，给了我小半碗水。

酷刑后的我形象一定可怕，披头散发，全身乌紫，铐齿在手腕处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，手脚无力，行走困难，躺在长椅子上，发出一种怪叫的声音，想不让发这种声音都不行。天

亮时，又有一些在天安门打横幅的大法弟子，当时警察也很害怕，酷刑也没弄清楚我是哪个省来的，最后干脆趁我还有一口气时，就把我放了。临出门前我跟那位放我走的警察要回他们当时从我衣服上摘下，砸丢在地上的法轮章。

迫害法轮功十六年来，我曾被公安机关非法绑架六次、至少被抄家二次、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二次、劳教两次（五年）、看守所一次、监视居住期间（至今）不断有上门“探访、造册”骚扰，信件、手机、电话、QQ全部监控，不能正常交往通讯。造成我精神、身体、经济严重损失。我家人也因此牵连受害。◇

## 贵阳迫害消息

贵阳市白云区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叫到派出所讯问诉江

贵州贵阳市白云区已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叫到当地派出所讯问诉江，都问：这“诉江状”是谁写的？目的是什么？是谁叫写的？在哪里打印的？为何形式都一样，肯定有人在做、在组织，这些人是谁？还笔录、签字、抽血等。有一同修回来说：警察形式上没有“逼迫”之意，气势上较平和，直接说是上一级国安的旨意，说仅仅是核实状子而也。同修讲真相时，两警察都静静地听，一点不发表意见，很多真相他们也不觉惊奇，脸上表情淡淡的。还说他们很忙，白云有100多人的诉江状子由高院返回，双休日都要加班加点的干。

贵州省贵阳市警察及社区人员又强行对法轮功学员抽血

今年7月中旬，贵阳三桥派出所圣泉社区警察韩丽萍带三人到廖媛家要给她抽血，她不在家，当时她女儿在她家里，他们叫她不修炼的女儿代替廖媛抽了血。并欺骗她女儿说抽了血就不再来骚扰了。韩丽萍公开承认，抽法轮功人的血放到数据库里，往上交差。